



小博士文库

乖老虎 啊呜

朱新望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小博士文库

乖老虎啊呜

朱新望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《小博士文库》顾问、编委、责编

顾 问 严济慈

康克清

冰 心

柳 斌

王祖武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安伟邦 李家诚 宋东生

罗 英 郑延慧 姬君式

姜达雅 殷志杰 常 瑞

詹以勤 蔡宇征

责 编 张貽珍 孙新龙 颜 达

张福堂 路殿维

小博士文库

乖老虎啊呜

朱新望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/32 4.375 印张 84,000 字 1994 年 11 月第 2 版
1997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: 20,001 - 10,000 定价: 5.20 元

ISBN 7-5434-0754-X/G · 60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我厂调换)

关于动物文学

安伟邦

在《小博士文库》中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组“动物文学”。

一提起动物文学，有人往往会想到“大象的鼻子为什么是长的”，“兔子的眼睛为什么红”，以及小猫小狗说话之类，但那是寓言、民间传说或者童话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不能算是动物文学。

动物文学要求作家认真观察动物的生态，要求写得科学，写得生动。通过作品，我们知道了动物的生活、智慧、友情和与人的种种关系，以及自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后果。

以动物为主人公，光是记下它的生态，尽管科学性很强，也是不够的，还要经过文学的加工。许多优秀的动物文学家，他们爱动物，善于观察自然，经过长年累月的体验，加上自己的感受，写出了动人的作品。

我们常常读到的是动物小说。但动物文学中绝非仅仅有小说，还有诗歌、散文随笔、报告文学等等。因此，动物文

学的领域是很广阔的。

自从加拿大的西顿发表了《动物记》以来，动物文学开始兴起来了。近几年，我国的儿童文学中出现了_对动物的描写。过去，我们常常写打猎，现在则是恰恰相反，应把目光注视到爱护动物、特别是爱护珍贵动物方面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动物文学搞得好，对保护珍禽异兽，教育人们爱护大自然，会起一定的作用。

由于砍伐森林，污染环境，无限制地捕杀的结果，许多珍贵动物濒于灭绝。例如，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，也是国际保护鸟的朱鹮，以前在我国、日本和朝鲜有不少，如今，我国科学工作者费了二三年时间才找到了它们的踪迹，但为数极少。而日本则只剩两只了。人类常常为了自己的建设，忘了另一方面的自然环境，使动物失去栖身之地。如果人类只顾对动物打了吃、打了卖、打了玩，以猎为乐，那会是什么后果？

野生动物的世界是严酷的，动物文学作家的态度是严肃的。作家梁泊在扎龙自然保护区，观察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丹顶鹤等，写出了《大沼鹤鸣》。日本已故的动物文学作家棕鸠十先生，听说发现了被认为是已绝迹的水獭立即东奔西走，多方调查，写出了《水獭之谜》。

其实，可写的动物是很多的，如熊猫、虎、娃娃鱼、褐马鸡、穿山甲等，至于常见的动物，如青蛙、蜻蜓、狐狸、猫头鹰等等。我们希望少年朋友们亲近大自然，认真观察动物和植物，并且爱它们。我们希望读过这套书的少年朋友们，将来能成为动物文学作家，或者致力于保护大自然、保护有

益动物的一员。

因为资料不足，著译水平不高，时间仓促，我们这套书肯定有不少缺点，请大家指正。我们还希望抛出这一块小小的砖，能引出更多的动物文学的玉。

1989年1月26日，于石家庄

目 录

啊呜逃跑了.....	(1)
鼻子挨了一拳.....	(11)
会冒火的铁管子.....	(20)
又看到了铁笼子.....	(27)
第一次捕猎.....	(36)
走向自由之路.....	(45)
决斗.....	(55)
生死之间.....	(66)
把狼赶走.....	(75)
又一次挑战.....	(85)
人啊，人.....	(95)
灾难.....	(104)
多雪的冬天.....	(113)
啊呜成了雕像.....	(122)

啊呜逃跑了

一

啊呜是只老虎——确切点儿说，是只东北虎。

由于太阳照射角度、气候和其他地理条件的差异，在千千万万年的自然演化中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同一类动物，便发生了形体的变化。

以人来说，热带地区的人皮肤变黑了，变成了黑种人；温带地区的人皮肤变黄了，变成了黄种人；寒带地区的人皮肤变白了，变成了白种人。

老虎也是这样。根据个头、花纹和生活习性的不同，老虎中有爪哇虎、孟加拉虎、华南虎和东北虎。东北虎是老虎中个头最大、皮毛底色最黄、模样最威风最漂亮的一种。这种虎一般生活在中国东北和苏联东部的山林灌丛里。

啊呜是只东北虎。不过，这时候它在马戏团里演节目，住在一只大铁笼里。

这只铁笼由许多拇指粗的铁棍焊成，长度比啊呜的身材

略长一些。啊呜在铁笼里可以站起，可以卧下，但要转身，却非夹紧了尾巴不可。铁笼比较狭窄，只比啊呜两肩略宽些。啊呜尾巴、屁股上的毛，早磨秃了。

啊呜不喜欢这只狭小冰冷的铁笼。小时候，刚关进铁笼的时候，它咬过、抓过铁笼上的铁棍，但那铁腥味很浓的铁棍不怕它，在它的獠牙利爪前依然不声不响，傲然挺立。它发怒了，大吼着，用头去撞铁棍们，铁棍们哗哗啦啦叫起来，可铁棍还是铁棍，它自己，却把头撞懵了，撞破了。

啊呜无可奈何了，看看周围，只好又愤愤地卧下来。

周围也有许多铁笼子。

那些铁笼子里也关着野兽。有非洲来的老咪，四川来的黑胖儿，湖北来的宝宝……老咪是头狮子，黑胖儿是只狗熊，宝宝是只熊猫。就像啊呜一样，这些野兽的名字也是驯兽员起的。

老咪半侧身卧着，眯眼看着发怒的啊呜，眼角里流露出讥笑。似乎在说：“小子，撞痛了吧？不吃点儿苦，你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！”

黑胖儿倚着铁笼子坐着，嘴里唔唔唠唠地叫，也在看这边。好像在劝：啊呜，没用；卧下吧。有吃有喝，算了……”

啊呜并不是一天到晚住在铁笼子里，也有被放出来的时候。

那是为了让它练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，或者是为了上台演出。

一个拿着鞭子的姑娘站在铁笼边，吆喝啊呜：“这边走，喂，这边！”“那边去，那边！听到没有？”

这姑娘梳着一条现代型辫子，脸上笑嘻嘻的，模样既潇洒又秀气。可这潇洒秀气的姑娘厉害得很，啊呜必须听她话。她让啊呜翻跟头，啊呜得赶快翻；她让啊呜拉着小车满台跑，啊呜得稳稳拉。啊呜如果瞪瞪眼，呲呲牙，她的小鞭子就挥动起来了。这常常使啊呜大叫一声，扑通一下子就栽倒在地。——这鞭杆鞭梢连着高压电。

当然，啊呜如果不呲牙不瞪眼，顺顺当当完成了她教的动作，也会得到一点儿奖赏：姑娘拍拍它的脖颈，在它回到笼里的时候，扔过去一只缚着腿的兔子或鸡。

可是，天知道像啊呜这样身材魁梧、相貌堂堂的大老虎，做这样一些可笑的动作有什么意义。难道，啊呜的父母生下啊呜，就是为了让它住铁笼子，被人逼着去翻跟头、拉小车？

渐渐地，啊呜不咬铁笼子了，在驯兽姑娘面前，它越来越听话。它很少吼叫，很少瞪眼呲牙。训练和演出之余，它总是卧下来，透过铁栏杆，看一往无际的蓝天，看悠然自在的白云。老咪隔着笼子吓唬它，马戏团的猴子抓挠它，它只是忽闪忽闪眼睛，至多抖抖皮毛，然后，依旧从铁笼里向外看、向上看……梳辫子的驯兽姑娘高兴了，逢人便说：“啊呜训练好了！瞧，它多乖……”

没想到，有一天，乖老虎啊呜忽然失踪了。



二

为了演出，马戏团经常和火车汽车打交道。昨天在那个城市，今天到这个城市，明天呢？明天，也许汽笛一声，又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。所以，有人说，马戏团的家是安在轮子上的。

一个春天的早晨，马戏团又乘上了火车。在北方，有一个大城市，演出海报已在那儿贴出好几天了。

啊呜和它的铁笼子被抬上一节闷罐车。老咪、黑胖儿及其它马戏团的动物演员，也和啊呜一道，被抬了进来。

火车开动了，风从敞开的车门口吹进来，带着春天田野里的气息，这使它们很高兴；但是渐渐地，单调的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，以及车厢摇篮般的颠簸摇晃，又使它们烦了，倦了，安静了。

黄昏时分，火车驶进一片深山。尽管车速慢了，但车厢的摇晃和颠簸却更厉害了。老咪、黑胖儿和闷罐车里的其它野兽，吃过守夜员送来的食物，纷纷打起哈欠。啊呜也有些困，但只眯了眯眼，又睁开了。它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，心里甚至有点儿烦躁。难道，要发生什么事？

闷罐车的门开着，山坡、山坡上的石头和树木在车门外一闪而过。火车驶到空旷处，远处的山峦、树林、田野，像是在绕着火车向前旋转。

啊呜不晕车——其实，动物一般都不晕车。它饶有兴味

地看着车门外的世界，总觉得这片世界既亲切又陌生。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它不知道。

天黑了，车门外还是山连山，山迭山。火车轰轰隆隆响着，在这片一望无际的大山中不紧不慢地跑。它不着急，它有自己的时刻表。风有些凉，闷罐车里的守夜员打个哈欠，站起来想关上车门，那门却很沉重，推不动。他嘟哝着，找了个避风的地方坐下了。又拉过一张盖铁笼子的帆布罩，盖住了腿。“车门开着也好，不然，车厢里的兽腥气可真闻不了。”他喃喃自语。

夜色越来越深，星星在天空中眨眼。

闷罐车厢里一片吱吱嘎嘎、咣咣当当的碰撞声。昏黄的马灯在车厢顶摇来摆去，散发出一股热烘烘的煤油味儿。啊呜打个哈欠，摇摇头，站了起来。它想弓弯脊背，伸个懒腰。不料，前爪向前一滑，碰到铁笼门，竟把门哗唧一下推开了。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！啊呜睁大了眼。一时之间，它不知道该干些什么。

列车还在轰轰隆隆地前进，闷罐车里铁笼子的碰撞声似乎越来越响。啊呜的倦意飞走了，默默地站了几分钟，小心翼翼地从小门里探出了脑袋。没有人呵叱，没有人走过来，铁笼的碰撞声里，夹杂着一片乱糟糟的鼾声。啊呜心安了，从笼子里迈出了腿。

梳辫子姑娘呢？她在哪儿？笼门怎么会打开呢？旅途上还要驯练演出？

啊呜前前后后地看了看，仍然没有人招呼，没有人呵叱。

于是，它整个儿走了出来。它疑疑惑惑地走到老咪笼前，嗅了嗅，老咪没有睁眼。走到黑胖笼前，嗅了嗅，黑胖儿也没有睁眼。它又走到守夜员面前，守夜员倚着车厢壁，盖着帆布罩，同样没有睁眼。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啊呜又有些不安起来。它舔了舔守夜员的头发，守夜员推开了它。它正要拖开守夜员身上的帆布罩，车厢里忽然响起一声恐怖的尖叫。啊呜吓了一跳，匆忙中，见车门开着，一纵身跳了下去……

三

发出尖叫的是一只猴子。这猴子蹲在宝宝的笼顶上打盹，不知怎么忽然醒了，一抬头看到了正在舔守夜员的啊呜，不禁惊叫起来。

闷罐车厢里乱起来。会算算术的哈叭狗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便直着嗓子汪汪狂叫；老咪和黑胖儿一跃而起，却一头撞在铁栏杆上；拴在车厢一角的几匹马嘶叫着，你冲我撞，把脖子下的铃儿摇得哗哗响；马旁边的绵羊倒了霉，大约是被踢了一脚，咩咩惨叫连天……

守夜员醒了，待到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吓得张开嘴，半天也合不上。“啊呜怎么跑掉了呢，是喂食时忘了锁笼门？”这可是个大责任！……一只老虎比汽车还贵，他怎么赔得起？再说，就是有钱又到哪儿买呢，地球上的老虎越来越少，前几天报纸上刚刚报道，中国的野生东北虎只剩下三十来只了……



守夜员扒着车门向车头大喊，夜色中，火车隆隆轰响，司机根本听不见。守夜员急得抓耳挠腮，像猴儿吃了蒜。抬头忽然看见摇摆的马灯，有了主意，急忙摘下来，脱下红背心罩住，举到车门外向车头车尾乱晃。

火车终于喘着粗气停下了。人们闹嚷嚷地跑过来，看到又是叫又是跳的守夜员，好容易弄明白了发生的事，却又全都犯了愁。

梳辫子姑娘也来了，她就坐在闷罐车前面的一节车厢里，马戏团的男女演员都在那儿。她跳着脚喊：“说话呀，都说话呀，明天晚上，啊呜还要演出，海报上早写明了的。”

男演员们打着哈欠：“说什么呢？说什么都晚了。分组追吧，一个组向南，一个组……”

女演员们穿得薄，抱着肩膀哆嗦，声音便有些颤：“追？说得轻松。夜这么深，又是在大山里……那可是只大老虎。”

“大老虎怕啥？你们女的都是兔子胆儿。……啊呜的脚趾甲不是早剪掉了？”

“脚趾甲剪掉了，还有牙呢！牛脖子也受不了它一口。怎么，你们男的皮厚？”

火车司机也在人群里，不时抬起手腕看表。——那表是夜光的。终于，他发出了警告：“火车不能停在这儿，这会挡住其他列车的。你们要去找，可以，我却不能等你们。”

马戏团团长是个老头儿，当过兵，现在也是干着急没办法。他搔搔脑袋，挥了挥手：“上车，都上车，到车上再研究吧。”

火车呜地叫了一声，又咣咣当当地开动起来。

在一个小站上，火车停了停，守夜员跳了下来。于是，漆黑的春夜里，小站电话间的电话忙碌了。